

在 痛 苦 世 界 中 寻 找

冯仑 雷军 黄怒波 阎焱 等著

薛芳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在
痛苦世界
中寻找

冯仑 雷军 黄怒波 阎焱 等著

薛芳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痛苦世界中寻找 / 薛芳主编；冯仑，雷军，黄怒波，阎焱等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154-0370-0

I. ①在… II. ①薛… III. ①企业家 - 访问记 - 中国 - 现代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1724号

出版人：周庄
选题策划：晋壁尔
责任编辑：杨佳凝
监 制：王勇 康慨
特约策划：赵辉
封面设计：仙境工作室
版式设计：崔振江
出版发行：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ina.com](mailto:ddzgcb@ sina.com)
邮政编码：100009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5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目录

contents

01

黄怒波

富人要多些善心和畏惧之心_001

考虑到我们是财富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善心、同情心和畏惧之心，在此心态下，和社会重建依存关系。要去掉我们的精英意识，要改变我们的战略和产业结构，不暴利，不畸形，不再不择手段。

02

冯仑

我就是个买卖人_025

社会的理性和进步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

03

阎焱

赚钱还是赔钱跟做人一致_047

就人的一生来讲，基本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游戏。做投资如同做人，到最后你赚钱还是赔钱，基本跟你做人是一致的。

04

王长田

一个公司的力量很渺小_071

成功是跟影响力有关的。成功的大小是指你做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一个行业，再往大处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整个社会，而最低的是改变一个公司。

05

曹国伟

缺少规则是互联网发展的瓶颈_093

中国互联网确实存在丛林法则，最基本的法律法规和游戏规则都缺失，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经常被突破，甚至很多人根本觉得这不重要，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继续往前走的最大的障碍。

06

李国庆

门都是被挤开的_127

我判断是否成功，不光看一个企业的市值，更看重获取财富的过程是不是阳光的。我坚信，结果是正义的，过程也必须正义。我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告诉大家，这样也能成功。

07

刘强东

让公司干净、合法地成功_151

不管社会上有多少人前仆后继地做丧尽天良、没有一点儿道德底线的事，为了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做坏事，但你至少可以控制自己不去做。所以，创立一家公司，让它成功，这不是我最大的梦想，让它合法地、干净地成功，才是我真正的梦想。

08

董明珠

制造业对国家很重要_177

现在的市场环境是不规范的。真正的企业家，不是伸手向政府要政策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支持，而是要政府给我们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我们进入了大的资产泡沫实地_193

我们这个社会是以得到为快乐的源泉，而没有把付出和给予作为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做慈善的人最后变得很愤怒。这其实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服务的个体，做每一件事都怀着祈祷的心态，你会愉快的。



活着是生命唯一的要求_209

我们谈互联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去中心化”。就是说，人人都是那么回事，没有中心，这才是现代化的精神。互联网的精神就是一堆人为你服务，完全没有中心。



我的问题就是不服输_227

做卓越之前，我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之后我才明白，互联网其实是一种观念。当你把互联网理解成观念，你就发现什么都可以是互联网了。做手机可以是互联网，做鞋子可以是互联网，甚至做房子也可以是互联网，做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互联网。

01

黃怒波

富人要多些善心 和畏惧之心

考虑到我们是财富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善心、同情心和畏惧之心，在此心态下，和社会重建依存关系。要去掉我们的精英意识，要改变我们的战略和产业结构，不暴利，不畸形，不再不择手段。

黄怒波小传

在中国企业圈，黄怒波有着多重身份：诗人、地产商人、登山家、慈善家……当然，在世俗意义上，他取得了成功。黄怒波，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商人，美国纽约探险家俱乐部高级资深会员，野生救援协会中国基金会主席，国内旅游地产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等等。

黄怒波，原名黄玉平，1956年生于兰州。曾历经坎坷的小伙子黄玉平摇身一变成为“黄会计”，加入共产党。看着河水拍岸，将名字改成日后众人熟知的“黄怒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笔名骆英的黄怒波也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著有多部诗集和小说。1995年创办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旗下有地产和旅游两大核心业务。

1997年，黄怒波掘到第一桶金后决定拿出中坤家底，投资四百万元用于安徽黟县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此后，从宏村到南疆，从美国田纳西州到日本北海道……一直从事旅游地产行业。他竭力避免同垄断体碰撞，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商人可以同这些垄断了权力和资源的巨头争夺利益。

一度，当生活中的困难以某种方式来袭时，黄怒波就寄情于诗歌，他说：“写诗，就是一次次把伤疤揭开来给人看！”的确，在黄怒波身上，有诗人的感性，也有商人的理性，这两种特质集于一身，就会呈现出某种背离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普遍的生存智慧——即遵守规则又游离在规则之外。当然，黄怒波清晰地知道，边界在哪里。

如今，中坤的旅游地产业务已扩展到安徽、湖南、北京、新疆，乃至北欧、日本、美国等国。

尽管如此，黄怒波依然称自己是二流的诗人、三流的企业家。在他的诗中，我依然可以不时读到这种成功之后的孤独：“这都市的繁华与我无关，像乞丐宁愿游荡在街旁。”

在企业家群体中，黄怒波非常与众不同。

2010年7月29日早7:30，黄怒波成功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至此，黄怒波顺利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成为中国地产界继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王秋杨之后完成七大洲最高峰攀登的第三人。

“走出去”的尴尬处境

2012年，《纽约时报》英文版头条报道了中坤在冰岛的投资项目。在整个采访当中，中坤一直持开放态度。为慎重起见，我们还给予了书面答复。然而，此文刊出后，几乎没有中坤的声音。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魔鬼故事”，用的全是西方的“正人君子”、“闲事达人”的语气。太好玩了。一句话，要服从于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主题。为了妖魔化一个让人夜里睡不着觉的巨人，就得先妖魔化其企业——一个微不足道的私企。这就是当下中国在世界上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是当下中坤这样的私营企业“走出去”时所处的尴尬境地。

许多外国人，包括驻华大使，见到我时，都是一副惊讶的表情，都感到与他们心中想象的不一样。我知道，他们想看到的是一个传说中的“千眼怪”。他们都会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到那么荒凉的地方建宾馆？”“我很无奈。我也想到纽约、巴黎、伦敦或者雷克雅未克去买地建宾馆，可那里早已饱和为患，地价飞涨。此外，中国人早已不是留着长辫子的《卧虎藏龙》里的镖师匪徒，更不是没见过五星级酒店、处在荒凉野蛮之地、在红高粱地里野合的野蛮人。”

事实上，中国现在全是风格各异的后现代建筑，不比西

方逊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度假者干嘛不好好在中国，看着自己的楼剔牙喝茶，而非得跑到那些破旧的、毫无生气的大街上轧马路呢？其实，中坤想打造的是那些能放松身心的、宁静的、雅致的心灵休息场所，这些地方一定要远离都市，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和浓郁的户外色彩，比如中国的南疆、北京的门头沟、云南的普洱等——这就是中坤。我们投资的地方现在都具有了他处无法比拟的情调和价值，人们都说中坤有眼光。其实怎么能谈得上有眼光呢，只不过是恰恰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已。

也有好玩的事。我加入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探险组织——美国纽约探险家俱乐部，作为资深会员被接纳，这是让我很开心的事。一个人爬了那么多山，涉了那么多水，吃了那么多苦，几次差点连命都没了，转眼又跑到一个古老的探险组织的宴会上，喝酒，吃肉，穿礼服，打蝴蝶结，装雅致，扮鸿儒，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吗？从山下回到办公室，鸡飞狗跳的日子就又回来了。

人来人往为的都是钱，慈眉善目常暗藏杀机。你还不能装酷，因为你也变成了这样的人。各种论坛上，嘴快了些，就变成了网络上争议的焦点。若是没人理你了，又紧着反思，怕被落下了。这就是城里的日子，所以又想念山了。僧人们说：“你要好好考虑啊，你可是磕了三个头，告别珠峰了。”言下之意是，小心再回来被山神收了去。想了三天三夜，有所悟，那就是这次回到山下后，再磕三个头，说一声：“对不起，山神，我想你了，我又回来了。”

最近，我的一些登过珠峰的山友，都要陆续回到珠峰。我懂，这叫“囚徒困境”。意思是，大家对当下的社会和生意场离不开、逃不掉，回到山里，要的是一份安宁、一份孤独、一份干净以及一份平淡。当然，登顶之后还是要回来，再好好打拼。项目还是要好好做，还是要挣

钱，要捐赠，要一大把一大把地数粮票。好在团队成员们都心甘情愿地打拼，在山下和商场中找到了快感，体现出了自身价值。

民营企业就是找个缝隙生存

这就涉及当下，因为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期。这么说吧，因为太坏，才有了太好。过去我们是太穷一个社会，没法儿不变，所以改革，就带来现在的太好。改革开放三十年，因为太好，又导致社会出现了很多矛盾，贫富差距极大，每个阶层都在抱怨，当下就是这样的情况。

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无论如何，第一，中国社会会往前走，这一点我毫不怀疑；第二，中国社会会出现思想斗争和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对此我也不怀疑。但中国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解决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转型当中，社会出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心里不平衡，比如说，现在基本没有贫苦得要饿死的人了，不像过去那样，现在大家都富了，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不是我富而是你富？这和社会文化、历史的断裂有关。

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讲天人合一，皇帝代表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长期以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服从的秩序。五四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反封建，反儒家，那时候已

经打乱一次。之后就是抗战，战争，这一百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安静下来。

现在说共产主义，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这从近期反腐的新闻就能看出来，因此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得不谈反腐这个问题。因此，这个社会的下一步，怎么可能不出现思想斗争和社会利益再分配？国进民退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

如果出现利益再分配，首当其冲的是民企的商人、富人。政治是不讲数字的，是点人头的，喊的人多了，政治家就会倾向于他，没有真理可言。现在肯定是喊利益再分配的人多，大多数中产阶级以下的人都喊。所以说，民营企业家可能还要经过一次洗礼，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比如用遗产税的办法，或者用增加税收的办法，用行业整顿重组兼并的办法，煤矿退出来了，石油退出来了，钢铁也叫你退，航空也在退，现在连光伏产业、新能源都在退。房地产领域，全是央企拿地，现在保障房又在政府手里，民企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已经打开的门是关不上的，全球化时代，互联网谁也关不上，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走的是一条自由之路。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悲剧和悲哀的地方是英雄情结太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一个特点。从创业到获得现在的地位，都是从艰苦的环境中打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心理承受力很强，这是西方企业家不具备的心理素质。他们的生存能力也因此而很强，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就在符合国家战略“走出去”，马云也在做，他将支付宝和国家连在一起，民企有民企的生存办法。我做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我去帮着老百姓做起来。

这个时代是很好玩的时代，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

这一代企业家都非常不易

我们这一代的企业经营者，其实都非常非常不易。我们都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是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穷怕了，对贫穷以及屈辱有着特殊的感受，有时候甚至过度地自尊。我们都经历了沧桑风云，在一种安全结构完全被毁坏的社会氛围内夜半惊梦，至今依然如此。我们害怕已经到手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被抢夺走，这确实是时代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都曾是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我们也是伤害者，我们也是斗争情结很强的群体，这就是今天商场如此之乱的根源。

其实，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竞争经济就有一个相互合作、妥协以及你赢我输的特征。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打官司，找法律，这是对的，要不然要律师干什么？但我们的商战常常要流血，常常用暗招，用阴损的办法，希望在名誉上、道德上杀死对方，这是悲哀的。我多次讲过，中国现在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实际上给了商人很高的地位。全世界很少看到给企业家警车开道的，也很少看到各级官员的宴席常常是为了招商引资而设，但中国就有，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殊待遇，才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财富积累。把我们都培养成爷之后，我们该向社会回报些什么呢？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不可妥协的恶狼形象吗？

当然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也不能说自己是高尚的。正因为我从内心看到了邪恶，看到了卑鄙，我才意识到过去的政治风云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毁坏是如此之大。有一本书，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策

划的，名字叫《九二派》，书中解释了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哪里来的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是中国开始有企业家的概念了，也就是说中国看到了企业家精神的魅力。

过去三十年，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下一个三十年，我们也还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我们一定要扪心自问，在超越财富的层面上，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塑造一个文明的现代商业生态呢？2012年曾参加《财经》等举办的中国公益论坛，我看到一句话——“从富到贵”，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讲的从富到贵，我的理解是实际上是从暴发户转向贵族，这个贵族实际上是让你承担责任，这是我们对未来的愿景。我们绝大多数企业家做得都很好，在西方，几代人有一个捐赠系统，但在中国，仅二十年就有了捐赠基金，也挺了不起的。

有时候打开网络，你看到的是鸡飞狗跳、乌烟瘴气，于是悲从心生。我曾用很短的时间写完了新诗集《“文革”记忆》，诗集前面的部分是“‘文革’前传”，讲的是苦难。为什么呢？因为经历了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大家太穷、太苦了。官员们“腐败”，形成了一大批走资源，所以一旦号召“文化大革命”，就星火燎原，如火如荼，人人都“造反”，人人都破坏。但到后来，大家得到了什么呢？是更深的灾难，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

《“文革”记忆》的主体部分，是要表现那个非人的年代，告诉没有这段记忆的年轻人，那个时代永远不能再回来。后记讲的是“后‘文革’时代”，从精神的意义和基因的意义上阐述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我们都是红卫兵。我觉得写得非常对，语言、身体、武力的斗争延续到现在，大家都必须瞪眼，谁都不许眨眼。然后我们都不相信他人，他人即地狱，而且大家都懂得如何超越法律找到毁灭他人的途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做坏的榜样。这也就是前不久，整个社会弥

漫着一种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的氛围，涌动着一股暗流的根本原因。我在诗歌中也写过，那些走资派被打倒，但在后期都回来了。但造反派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杀人的都偿命了，打砸抢的都判刑了，当过头头的在后期被清查小组永不重用了，所以异常的暴乱伤害的是大众的利益，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没有幸免者，所有人都被伤害。

事实证明，网络暴力、语言暴力是双刃剑，在你打响第一枪、开骂第一句的时候，就要有迎接暴风骤雨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这一代经营企业的要清醒过来，我们要带头回到法律的轨道上，回到文雅的举止上来，要营造高贵的商业氛围。我们要尊重对手，我们要善于协调。如果说前三十年我们获得了财富，那么在后三十年我们应该获得尊严。这个尊严就是我们要为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为社会创造现代商业文明。

我从小就这么打拼过来的，原来也很恐慌，不知道一生会怎么样，慢慢地拥有了这些财富，心里就踏实了，也让人有了自主的感觉，就是说，有了财富你就有了一定的自由。登山后，又把精神问题解决掉了。现在觉得人一生就是这样，不过如此，伟大又怎么样，渺小又怎么样？是吧？不过如此。

从珠峰回来的人

从珠峰回来的人大多黑瘦、疲惫、目光呆滞、语速缓慢、无精打采以及不知所措，甚至睡在舒适的大床上都会辗转反侧，夜半惊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近两个月的高山生活，那种自在、安静、孤独以及时

时闻到自己体臭的感觉，让人难以忘怀。这是一种现代生活中的矫情，也是一次心灵的解忧。当你带着九死一生的余惊回到“老子是爷”的都市生活中，日子一下就乱了规矩。

再次登顶珠峰，都有些不大好意思说了。因为按中国人的想法，你都登第三次了，有神经病啊？但恰恰这次最惊心动魄，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西藏的圣山公司是世界上正在成长的、极为优秀且极有希望的高山服务公司之一，这一次他们创造了从珠峰上海拔8700多米处把山友夏剑锋救下来的奇迹。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们做到了，这是珠峰救援史上的奇迹。而且，今年（2013年）珠峰北坡的环保情况大有好转，当然，那些冰川不可阻挡地继续融化着。

山里的溪流声特别大，除此之外，山道上只能偶尔看到香烟盒、可乐罐，好像连牦牛拉的粪都少了。往年山鸡都是一对一对的，今年也变成了一群一群的，拖儿带女，在我们身边跑。原来，圣山公司在前进营地和大本营之间修建了七八个垃圾站，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和警示作用。但遗憾的是，2008年奥运火炬上珠峰时，中国移动在6500米前进营地至7028米一号营地的路途上架设的通信铁塔早已经不使用了，也破旧了，却没有人再打理。看来，这些钢铁做不到千年不朽，一定要腐烂在珠峰脚下。

实际上，中国的商业登山史仅有十余年，从服务的专业性、技术性来说，中国的高山服务公司还有很多需要提高之处。比如，我从珠峰南坡登顶，一路登到顶峰，始终只看到一条新修的路绳，而且路绳的那些岩钉没有脱落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生命牢系在这条路绳上。每年留在山上的山友南坡比北坡多，但没有一个被冻得硬硬的、石头一样的、痛苦万分的山友在那里一躺几年，留在南坡的逝者都被清理了，也得到了尊重。而在本次从北坡登顶的路上，看到的是满山的烂绳头，修路队只管随便架一条绳子上去，从来不清理往年的旧路绳，以致我在珠

峰8700米处下山横切时，冰爪踩在了地上的烂绳头上，摔倒在岩壁上，差一点儿就命丧万丈深渊。惊魂未定，又在8700米的岩壁处，一拽绳子，路绳的岩钉居然被我拔了出来，这可是个大灾难！

我们一行四人，鬼使神差地趴在岩壁上，而没有仰翻。我的向导巴桑被我从两米高的岩壁上拽了下来，脚下二十厘米就是万丈深渊，至今想起我还夜不能眠，常感到后怕。万幸的是，自我5月14日开始登山之时，扎什伦布寺的四个大殿里就天天有僧人替我诵经祈祷，保佑我平安，我又生生背着扎什伦布寺赠送的绿度母唐卡上了珠峰顶。如此看来，种种神奇之处，令人不得不心生敬仰。但话说回来，山友付了这么多钱，怎么修出一条这样的路？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我心有余悸，因为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的命其实就掌握在那个修路者的举手投足中，这太可怕了。

这次登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原因之一是由于今年的风大了，雪少了，山上又多了些尸体，上上下下十几具，每一具都是一副很痛苦的样子。尤其是在8500米处的那个美国年轻人，头上的羽绒服吹破了，面孔狰狞，金发飘飘，让人极为震撼。在8800米处的那个山友，死了有六七年了，两只手痛苦地、枯硬地、尖利地高举着。

美丽的珠峰永远是神秘的，令人可畏的。登顶的次数越多，你会越害怕她，敬畏她，以及永远爱她。当我离开时，我又磕了三个长头。这次我说的是，感谢山神，你又一次放我一条生路！

人像蚂蚁一样，来了又走了

登山确实是一种有挑战性的行为，一边生，一边死。说到我登山的原